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 MEGA<sup>2</sup>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 / ENGELS WORKS IN CHINA:  
the Text, Literature and Semantics Study, in the light of MEGA<sup>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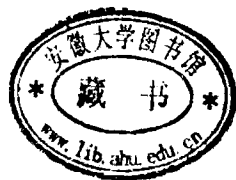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 MEGA<sup>2</sup>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 / ENGELS WORKS IN CHINA:  
the Text, Literature and Semantics Study, in the light of MEGA<sup>2</sup>

徐素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sup>2</sup> 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徐素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1805 - 4

I ①马· II ①徐…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372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史晶晶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2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48 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 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sup>2</sup>）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以来，以其所提供文本、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过程性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至目前为止，该版本已出版的卷次与计划出版的卷次（114 卷）比较起来刚刚过半，但是这些已经出版的卷次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卷次，已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源头上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

20 世纪末，MEGA<sup>2</sup> 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随着 MEGA<sup>2</sup> 的陆续出版，中央编译局根据已经出版的 MEGA<sup>2</sup> 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虽然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部分卷次仍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这些最新版本向读者呈现的信息，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其二是来自 MEGA<sup>2</sup> 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编辑出版的卷次、手稿文献和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国外专家学者的来访、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国外文献资料被翻译进来，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 MEGA<sup>2</sup> 的最新编辑动态、国外研究最新进展有着较为直接的了解和迅速的反应。

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块状分割，以其僵化和教条的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且，由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得到解读、传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不仅在西方世界的学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那里更

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20 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 世纪末，随着苏东的剧变，西方学界再次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 MEGA<sup>2</sup> 的编辑出版，体现了人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进行有机、统一地再认识的迫切要求，这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新的呼声，这一呼声也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其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其二是伴随着 MEGA<sup>2</sup> 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追捧热情之中。

人们的这一追捧热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奠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合作的产物，只有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文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现这一合作过程，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本研究价值，而且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也只有 MEGA<sup>2</sup> 提供的著作版、马克思手稿版和恩格斯编辑版才能够向人们呈现马克思的写作与恩格斯编辑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二，呈现在 MEGA<sup>2</sup> 第Ⅳ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等，对于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其三，基本思想的解读往往有赖于基本概念，而对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对于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选择权，只有通过对原文本的阅读才能掌握在读者自己手中。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MEGA<sup>2</sup>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文献资料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极大兴趣，依据可靠的文本、文献资料，准确、客观、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有力的呼声。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打

出了“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并且尝试着进行 MEGA<sup>2</sup> 文献、文本的研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在原本文本的角度上继续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A 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sup>2</sup> 研究》作为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学者们的期盼中产生了。

我们的课题自 2002 年 6 月立项至 2011 年 12 月结项，历经了十年的过程。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我们的经历颇有点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历史考证版从零开始的探索过程，再加上语言的制肘，我们这十年走得很辛苦。

根据研究团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 MEGA<sup>2</sup> 版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 MEGA 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对 MEGA<sup>1</sup> 和 MEGA<sup>2</sup> 的编辑史、MEGA<sup>2</sup> 的基本情况包括编辑准则的介绍，尤其是对 MEGA<sup>2</sup> 第Ⅲ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Ⅳ部分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我们认为，第Ⅲ部分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Ⅳ部分的内容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研究经历与其思想发展源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 MEGA<sup>2</sup> 基本情况的介绍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历史考证版有基本的了解。我们也刚刚获悉，中央编译局即将对 MEGA<sup>2</sup> 第Ⅳ部分的内容进行 10 卷本的编辑出版，我们期待着这一珍贵史料的面世。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文本、经典著作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这百年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包括最早的片段介绍、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经典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的进展，并且借助于 MEGA<sup>2</sup> 提供的基础性资料，对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变更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方面主要以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 MEGA<sup>2</sup> 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性研究。这部分包括从几个重要文

本来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的国家观、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时代境遇下的辨析及结合近几年中国的文本研究现状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等内容。这一部分还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创作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与其早先几种相关文本的关系中来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历程。由于MEGA<sup>2</sup>中收录《共产党宣言》的卷次至今没有出版,该部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是以德文版为基础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以MEGA<sup>2</sup>第Ⅱ部分为阅读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马克思在6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由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和研究思路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核心思路的形成及其发展线索。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形成历程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真实地展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展现了经济关系史的发展逻辑。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内容、某一个专题还相继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将这些讨论集册出版。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国内对历史考证版关注度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已经开始为国外同行所重视、所关注。国内外MEGA<sup>2</sup>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还是借助于英文的渠道;这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除了我们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不相称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传国外。国外学者要达到翻译中国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中文水平,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说,至少还要历经十年的积累和磨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学术成果双向交流的外流通道。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国内在历史考证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象征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客观事

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得到弘扬、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模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以更加准确、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文献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源头上准确地认识、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从而发挥其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困境和危机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MEGA<sup>2</sup> 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客观和富有现实感的领域。

国内 MEGA<sup>2</sup> 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壮大的局面,而且这一研究还受到国内学术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自 2002 年我们的课题立项以来,201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 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 MEGA<sup>2</sup> 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和青年研究项目

一方面这些新课题的立项预示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壮大的学术领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有一些年轻学者甚至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这一研究工作而正在积聚着外语的能量,当这些后继的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素养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拓展 MEGA<sup>2</sup> 的研究工作时,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MEGA<sup>2</sup> 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依据于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对于已经习惯传统解读模式的人们来说,在思想上会形成一个冲击,由此产生两种具有反差性的心理反应:或者是对 MEGA<sup>2</sup> 的研究奢望过高,希望 MEGA<sup>2</sup> 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克服苏联解读模式一切弊端的马克思,进而夸大 MEGA<sup>2</sup> 的魅力,将其神秘化、神圣化,由此引发对 MEGA<sup>2</sup> 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不切实际地期待 MEGA<sup>2</sup> 研究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完美无瑕的、能够抵御一切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种种诘难的马克思;或者是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为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新解读的不确定性、新呈现的文献资料的复杂性所困扰,尤其当 MEGA<sup>2</sup> 资料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一些方面也会像常人一样其思想有着客观来源、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也会发生困

惑、犹豫、反复、甚至出错时，尤其是当传统上被视为一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文本资料中体现出差异时，一些习惯于传统解读模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接受。

这两种态度与 MEGA<sup>2</sup> 编辑出版和研究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强调，MEGA<sup>2</sup> 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作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于 MEGA<sup>2</sup> 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无视，但是对 MEGA<sup>2</sup> 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MEGA<sup>2</sup> 编辑原则所追求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对待人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无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精神是否能够、或者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MEGA<sup>2</sup> 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已经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价值、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首先，历史考证版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或者取代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积淀了一百多年以来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心血、智慧，饱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结晶。人们为这一实践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决不是文本研究本身可以替代的。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意义只是在于，借助于 MEGA<sup>2</sup> 提供的更加客观、准确的文献资料，结合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理论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更加深入、具体、客观的研究；其次，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非非 MEGA 不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从国际范围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本土语言的翻译文本是最便捷、有效率、大众化的研究资源，从而也是最基本的阅读资料。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都是在译者们精心翻译、审核、遇到难点集体讨论、专家把关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下完成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们要向在本课题立项过程中提出创意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李

德顺研究员、李鹏程研究员、吴元梁研究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一道充满活力的新的靓丽风景线；向在本课题执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关注和帮助的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谢地坤研究员等诸位领导、研究人员、图书资料管理员、科研处等有关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难以顺利的走过这艰辛的十年；向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科研局的韦莉莉老师表达我们真心的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支持和宽容，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向在课题的结项过程中认真审读我们的资料并对我们提出中肯评价和宝贵建议的李景源研究员、庄福龄教授、梁树发教授、李鹏程教授、王东教授表达我们未尽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建议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同样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远方的荷兰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致以谢意，该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搜集和保存了多达70%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原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二版，不同语言文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文选集”、“单行本”等等以及完备的研究杂志、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荷兰科学院的协议项目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提供了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阅读、研究和咨询专家学者的宝贵机遇，向中一荷合作项目的荷兰方负责人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米歇尔·克里特克（Michael. Kratk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荷兰之行不可能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达我们的谢意，没有她的努力，我们的成果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读者从我们的致谢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系列研究作品的面世，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背后是社会力量、甚至国际社会力量的支撑。

这套书出版以后，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学术交流、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苛刻的吹毛求疵，在此基础上开拓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严谨的思想探讨氛围，共同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思想资源。

魏小萍

2012年12月 北京

## 前 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超越欧洲范围，开始在东方国家传播，出现了东方民族语言的新版本，如日译本、中译本等。这些新版本的出现，空前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影响范围，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问世，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广泛传播，赢得了最广大的信奉者，并且指导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从未停止。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始终被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头等重要位置。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各种形式的单行本大量翻译修订出版外，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

一是 1956—1985 年间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50 卷），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最为系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汇总。

二是以当今世界最新主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以下简称 MEGA<sup>2</sup>）为主要文本依据而进行重新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从 1995 年开始，以每年 2—3 卷的速度陆续出版，预计将在 2020 年前后基本出齐，整个计划出版 60 多卷。这样一个规

模宏大的跨世纪的出版工程，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为适应新世纪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而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 卷本），在 2009 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间的、篇幅适中的新版本，兼顾了普及与学术研究的不同需要，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很有创意。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MEGA<sup>2</sup> 这一最新版本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其影响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依托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本书打算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与近 30 多年来在 MEGA<sup>2</sup> 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变化与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重新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努力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等不同侧面，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规律和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

### 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点

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为物质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它既是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对象。这多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既给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总是和特定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广泛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政治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实际需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人，始终是少数，也很少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看做是学术著作。在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明确归在政治类书籍中的。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在 MEGA<sup>2</sup> 这样的以学术研究为编辑宗旨的历史考证版，取代以往的俄文版而成为国际主流版本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和学术价值才逐渐得到承认和弘扬，从学术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学

术研究也才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不是唯一的，它们的编译出版同样不是一种纯学术行为，而是和它们的其他身份、其他功效内在统一的。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研究的最大区别。因此，在我们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和部分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时，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特点。

## 二 传播史研究和概念范畴史研究的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就很有必要从理论源头上探寻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规律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和经验，这其中也就必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形式、内容，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但这个重点的研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是尝试着与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述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本书将以 MEGA<sup>2</sup> 为文本资料背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研究为基础，以马克思恩格斯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以及翻译基础上的不同理论表述为重点，努力把这三个方面内在地结合起来，力求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应该包括中文版的研究。因为前者是源头，是依据，前者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或表现在后者中，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翻译出版及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各种不同中文版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依据，分析选择不同文本依据的内外条件和主客观因素；二是清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演变，把握它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从最初的介绍、片段摘译逐渐发展到全译本，进而出现专题集、选集、全集、文集等各种不同版本形式的；三是以 MEGA<sup>2</sup> 所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视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文本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翻译和不同理解，探寻它们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

轨迹,以及它们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不同民族国家传播常常出现不同翻译和不同表达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理解的变化,目的就是要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考证具有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特色。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近百年历史,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文本依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特定的外部条件和特定的内在需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本依据。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本依据的变化历程,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文本依据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介绍和翻译,绝大多数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形式以片段摘译为主,中文全译本很少。

第二是英文本、德文本、俄文本、法文本、日文本平分秋色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中文全译本成为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主要传播形式,同时开始出现少量的专题集。

第三是俄文本担当主角的阶段,时间大致是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这个阶段,依据俄文本转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占据主要份额,俄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在传播形式上,日渐多样化。专题集日益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在扩大,如哲学、军事、文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第四是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俄文本担当主角的状况虽依然存在,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文本依据也在悄然扩大。新中国建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在新中国建立后基本都进行了重新校译。在重新校译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有利条件,更多地参考了德文本、英文本,以及一些新发现、新公布的原始文本,从而使这些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传播形式上,新中国建立后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虽然它们的主要文本依据仍然是俄文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但可参考的其他文本、资料比新中国成立前是大大丰富了。而这个阶段新出版的一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专题集，其文本依据则主要是以德文本为主。

第五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保存管理机构的重新启动和整理编辑出版研究工作的重新开展，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的引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有可能在主要依据原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校订或重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也就有了更加准确的中文译本。特别是1975年开始由苏联和东德出版（苏东巨变后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负责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sup>2</sup>）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后，主要依据MEGA<sup>2</sup>重新编译、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4卷本，199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20多卷，整个计划是出版60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12月出版）的相继出版，正是MEGA<sup>2</sup>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的具体例证。可以说，MEGA<sup>2</sup>在中国的最大作用或最大价值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文本、参考文本，特别是在注释、说明及附录文献资料方面。被公认为“第一位的主流版本”的MEGA<sup>2</sup>的相继出版（到2009年已整理出版58卷），不仅推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视野，尤其是在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表述的重新探讨方面。

从时间上看，MEGA<sup>2</sup>的编辑出版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也许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巧合。但偶然性常常是必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在笔者看来，MEGA<sup>2</sup>能够被引进中国，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和研究对象这一事实本身，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MEGA<sup>2</sup>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力证明。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努力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的历史溯源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研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具体；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历史根基，更具有历史感。

### 三 部分核心概念范畴不同翻译和表述研究的意义

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概念范畴通常是人类思维的结晶，犹如人类思维网络中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网结。它的形成变化是依托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如果没有对整个思想文化发展背景的全面了解，是很难准确把握概念范畴本质的。努力探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变化的思想文化根源，把握其来龙去脉，对于重现概念范畴的形成及流变过程，总结其变化规律和特点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概念范畴起源和变化的追本溯源和整个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对应、观照和互动显然是常态。这是我们进行概念范畴研究必须把握的内容之一。

笔者在以前所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历史追踪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学说的许多核心概念范畴，相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正是以它们为支柱和骨干，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所以，这些核心概念范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有些是前人曾经用过的，如实践、异化、生产力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时，则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需要和自己独特的主观诉求，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不同于前人的独特含义。

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等。

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如市民社会、劳动、资本等）的含义或用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且是有迹可循的、合乎规律的。